

雪漠  
著



# 無死的 金剛心

下

雪漠  
著



# 無死的 金剛心

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死的金刚心 / 雪漠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202-0046-2

I. ①无… II. ①雪…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4867号

出版人 刘国辉

责任编辑 李默耘

责任印制 魏 婷

装帧设计 **U-BOOK**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 编 100037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电 话 010-88390603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494千字

印 张 17.37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引言 神秘的伏藏	1	第一章 命运的抉择	6
第二章 朝圣途中	30	第三章 遥远的奶格玛	40
第四章 雪崩与狼灾	48	第五章 尼泊尔的女神	59
第六章 女神的心事	67	第七章 琼波浪觉的梦魇	78
第八章 朝圣之旅	96	第九章 远去的落花	116
第十章 归去来兮	128	第十一章 菩提路上	141
第十二章 爱的理由	156	第十三章 鹿野苑的光明	163
第十四章 灵魂的历练	185	第十五章 品味王舍城	207
第十六章 司卡史德的考题	227	第十七章 大手印的光明	246
第十八章 空行甘露教授	265	第十九章 求索的灵魂	296

## 目 录

第二十章 迦毗罗卫的血光	339	第二十一章 空乐的光明	363
第二十二章 遥远的梵歌	378	第二十三章 魔桶	390
第二十四章 亲爱的琼	405	第二十五章 纠纷的起处	412
第二十六章 吠舍离的妓女	423	第二十七章 莎尔娃蒂的相思	446
第二十八章 奶格玛的坛城	450	第二十九章 莎尔娃蒂的疼痛	460
第三十章 奶格玛的甘露	471	第三十一章 尾声也是开始	481
要建立自己的规则（代后记）		雪漠	493
附录 我与父亲雪漠		陈亦新	511
生命的求索（《无死的金刚心》番外篇）		雪漠	531

## 第十八章 空行甘露教授

上师啊，请你讲讲那些神奇的空行之旅好吗？

### 1. 你难道忘了你的真心？

司卡史德对我说：有文字的教法固然殊胜，但更殊胜的，是空行母心滴般的心传，因为真正的觉悟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述的。那些没有文字的伟大教授，至今仍在空行母的觉悟心性中，等待着有缘的人来领受。儿呀，我觉得，你的缘分到了。你跟我去拜会那些觉悟的伟大女性吧。但愿你能成为那些空行教法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

我们就骑着大象，一同去那著名的空行圣地。关于这空行圣地的究竟所在，说法颇多。

司卡史德说，儿呀，虽然你也能从我这儿得到清净无垢的教法，不需要走这么远的路，但你要知道，有时候，我更愿意你面见那些伟大的证悟女性。虽然在了义上说，我跟她们是无二无别的，但从缘起上看，你跟她们的相见，无疑是一种胜缘。以此缘故，你的法脉中的所有传承弟子，都会得到空行母的直接加持。千年之后，那些空行母也会以世间女子的形象，来护持你的法脉传承，让它燎原成充满法界的智慧之火。

我看到的空行圣地是个荒无人迹的山洼，因为我还没有究竟证悟，所以

我游历空行圣地是以光明梦境的形式完成的。我看到那泛着红色的山冈，那红仿佛是铁锈。我明白，我看到的仅仅是显境，而司卡史德带我来朝拜的是秘境。于是，我按司卡史德的要求进入了光明梦境，马上，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坛城，它像洒出宣纸的墨色那样在晴朗的天空中显现了出来。我先是看到坛城的外层，由无数的头骨连接而成，表诸法无我诸行无常；然后我看到了第二层，那是由莲花串成的护轮，表清净无染；然后是由金刚杵织成的火帐——我认为那诸多的火帐也同时存在于我的心性中。我还看到无穷无尽的庄严，我同样认为，那诸多的庄严也存在于我的心性之中。

我感受到坛城的巨大加持了，我的心顿时变得非常清凉，非常柔软，没有热恼。我看到了群鸟一样在空中飞行的空行母们，她们有金刚部空行母、有莲花部空行母、有佛部空行母、有宝生部空行母、有事业部空行母。她们都是出世间空行母。每个出世间空行母的周围，都有无数的世间空行母环绕着。那些世间空行母虽然没有究竟证悟，但她们都发了菩提心，立誓要护持正法，成办如法行者的种种事业。

在坛城门口，我首先遇到的，便是这类世间空行母。她们像夜叉一样可怖，张着大口，仿佛对我这个想进入圣城的须眉浊物有无量的仇恨。既然她们的责任是护持圣城，那她们绝对不允许一些未证空性者来扰乱圣地的清净。于是，她们张着山洞似的大口，喷出一股股黑风般的气流，气流之中，是蝎子、蜘蛛、蜈蚣等诸多毒虫。时不时地，还夹带了巨雷。那巨雷声惊天动地，散发出硫黄一样刺鼻的气味。接着是暴雨，那不是寻常的暴雨，而是裹挟着血雨腥风，仿佛随雨倾泻而下的，是无数的脓血。脓血中，还有蠕动着的眼蛤蟆、蜥蜴等各类疹人的毒物。那些毒物也发出刺耳的叫声，像钝锯条一样，在我的神经里拉来扯去，叫我寻死觅活。后来，那些巨雷竟然滚动成了球状闪电，像个巨大的车轮向我滚来。

我不由得尖声大叫。

这时，耳旁响起了司卡史德的声音：你难道忘了你的真心？

我于是记起了司卡史德的开示，马上进入悟境。怪的是，当我一入悟

境，诸多凶险瞬息间便化成了清凉。那滚雷成了散花的天女，那诸多的毒物也成了遍地的莲花。

那些世间空行母越加发怒了。她们张着獠牙，怒视着司卡史德。司卡史德笑道，具誓的空行母呀，别枉费心机了，你们的所有努力，在我眼中，都是小孩子的游戏。瞧，我连一根毫毛也不曾颤动的。说着，司卡史德以高度的专注凝视她们。她的“身”凝若山岳无动无摇，她的“语”静若深渊无波无纹，她的“心”犹如金刚无畏无惧。她周身发出一种真理独有的圣洁之光，那光明马上便磁化了那些世间空行母。她们涕泪交加，跪倒在地说：伟大的母亲呀，请原谅我们的鲁莽。你的光芒像太阳，我们只是扑火的灯蛾，请收摄我们吧。我们愿献出我们的命根心咒，生生世世听你的调遣。

司卡史德笑道，筷子是探不到大海之底的，我理解你们的行为。善自修持吧。你们可别小看我这儿子，他像大鹏的幼仔一样，虽然翅膀尚嫩，不能高翔于九天之上，但再大的麻雀也是麻雀，再小的大鹏也是大鹏。只要假以时日，他的智慧之火定然能燎原的。

说着，司卡史德带我继续前行。

## 2. 不期而至的客人

前行不远，我便发现了一条河流。河水清澈，汨汨有声。我们正要渡河，却见一点火星，如流星迸射而来，入水之后，河水便燃起了火焰。火焰初时不大，但渐渐浸润开来，后来，整个河面都燃烧了。那汨汨水声，也化成了噼里啪啦的声响。仿佛那燃烧的，不是液体，而是无量无边的干柴。

火光冲天了，半空中的云也燃烧了。河流早成了一条狰狞扭动的火龙。火星四溅，渐渐地，火星竟变成了纷飞的空行母。她们在光焰中舞蹈着，歌唱着。听那歌词，倒也清晰：

法界之相皆由心造呀，



不期而至的客人；  
法界之火便是智慧呀，  
不期而至的客人；  
那燃烧的热恼源自你的心呀，  
不期而至的客人；  
了知一切皆是梦幻呀，  
不期而至的客人。

司卡史德笑道，你听清了吗？儿子。

我说，听清了。

司卡史德笑道，那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

我说，是的。我已了知，那诸多的大火其实并无自性，皆由心造，应该无忧无惧。但怪的是，我虽然理上明白那火是幻相，但还是觉得热浪扑面而来，甚至还燎焦了我的毛发。我退缩了一步。却听得司卡史德叫道，儿呀，那热的，其实不是火，而是你的分别心呀。你别忘了我的开示。你将那诸相融入自性呀。

我暗叫惭愧，想，我咋又丢了悟境，遂提起正念，蹚入河中。却发现自己进入的，是真的河流，诸般清凉，扑面而来。水声汨汨，泛起无数浪花，水中尚有鱼儿在自由地游动着。抬起头，见不知何时，司卡史德已到了河的对岸，正朝我盈盈而笑呢。

明白了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她笑道。

再前行，遇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深谷。它横亘天际，深不可测。谷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初看时，蘑菇云尚小，约有头颅大小，但它的膨胀速度很是惊人，瞬息间，就大逾天际了。仿佛那是个蘑菇般的巨大的嘴，正在吞食天空呢。而蓝天真的化成了液体，正流入那巨口之中。

我看到有一群小鸟飞了来，被那蘑菇云一掠，掸落到地上，化成了一地的焦黑。我想，那究竟是啥云呢？我抬头望司卡史德，她却笑而不答。

我想，我明白了，那是毒气云。以前，我就听说过，前往空行圣地的途中很是艰难，有时，会遭遇到毒气的。而有些空行圣地，就在毒龙岛上。正因为有毒气，才人迹罕至，利于修行。

我见那毒气蘑菇已膨胀至天大，正向自己移来，按它吞天的速度，自己是禁不起它一掠的。我不知道自己被掠入毒气之中会有怎样的觉受，想来比进入烟卤更难受吧。要是那毒气有很强的腐蚀性的话，自己的形体肯定就没了。佛说一失人身，万劫不复，自己已经求到了那么多的法，犯不着为了得到什么开示冒这号险吧？

我很想对司卡史德说回去吧。扭过头，却见司卡史德一脸冷笑。

我想，上师这样不高兴，定然是我刚才的想法不对。我想，那我就进入毒气中吧，为法忘躯，虽死犹生，再说这是上师叫我这样做的。我已将身口意供养了她，她叫我做啥，我当然不能退缩的。

我又试探性地望一眼司卡史德，见她仍在冷笑。

我想，我不管她是不是高兴，就当将这身子供养了她吧。

但才一迈步，我便觉得那气体真是呛人，似乎有种硫黄味儿，但比硫黄呛人百倍。我想，只要有火星儿，这气体便会爆炸的。这一想，却见那气体中出现了一个小人儿，穿着红衣，扎着发髻，很是顽皮。他拿个打火石，正一下下敲击呢。我想，这么浓的硫黄味，只要那小儿敲击出火星，这儿便会炸成一片火海。

正担心呢，见那小儿手中的火石已溅出了几点火星，我于是听到一声惊天的轰响，几个大火球在眼前炸开了。而且，随了那几声炸响，四面竟都炸响了。完了。我想。我闭了眼，觉得身前身后有巨大的炸浪在激荡不已。那硫黄味也越加呛人了。

我努力睁开眼，见四周烟雾弥漫，看不到任何人，连司卡史德也不知到哪儿去了。隐约中，还能看到浓烟中有火光在闪，眼见是那爆炸仍在进行着。我想，算了，不管它是不是爆炸，还是前行吧，哪怕是死了，也是为法而死的。

我高声喊：上师——上师——

隐隐地，从远处的浓烟中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我在这儿。但那声音的来处，正闪着巨大的火光。我虽知道那儿正在爆炸，但还是向那儿挪了去。

前行一阵，我似乎看到司卡史德了。她穿了一件水红色的衣服，在烟雾中很是扎眼。我安心了，想，只要上师安全就好。哪知，再往前行，竟看到司卡史德悬在悬崖上空，正抓个嫩枝，大呼救命呢。

我觉得血涌上头部了。我想，可不能叫上师堕入崖下。我也不再管那儿究竟是实地还是悬崖，便扑了过去。我觉得自己踏空了，身子像石头那样落了下去。我发现，在我落下的时候，上师也落了下去，那点水红一直就在我眼前晃着。我想，不要紧。就是死了，也和上师在一起呢。

我觉得自己下坠的速度很快，不久就赶上了上师。我一把抓住她的手，那手非常柔软非常温暖。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觉得自己落到了实处，我才看见上师盈盈的笑。渐渐地，上师身边的烟雾也散了，四下里一片清明，我发现身边根本没有悬崖，天空里也没有蘑菇云般的毒气。我想，原来，又是那些空行母们的幻化呀。我又假认为真执幻为实了。我想，上师肯定要骂我了。

司卡史德却只是盈盈笑着。她说，你别自责了。虽然你这次又犯了错，但你对上师的那份真心却抵消了你的过失。所以，我很满意的。

### 3. 只要有脚，就会有路

我们继续前行。奇怪的是，我刚才看到的坛城消失了。我怀疑那是自己的幻觉。因为我进了坛城之门后，再也没有看到过啥庄严，竟越来越显得人迹罕至了，连世间空行母也很少见了。

我问司卡史德，上师呀，不会走错路吧？

司卡史德说，不知道。因为我分不清啥错啥对，有时候，错的就是对的，对的也是错的。

我们于是继续走。这地方，虽显出陌生的模样，我却有种来过的感觉。因为那陌生里，总是渗出一一种熟悉来。

忽然，我发现脚下没路了。一道巨大的豁口般的悬崖出现在面前。我叫，上师呀，没路了。司卡史德笑道，咋能没路呢？只要有脚，就会有路。能放脚的地方就是路呀。

我指指那深不见底的悬崖，问：你的意思是叫我下去？

司卡史德说，我没那意思。你要有你自己的意思。你自己瞧，你是该下，还是不该下？

我说，只要是必须要走的路，那我就下吧。

司卡史德不置可否。

我于是下了那悬崖。那悬崖猛看起很是陡峭，但走时却也有着脚之处。我说，我打定主意了，我还是下吧。

司卡史德笑而不语。

我也不去管她，自管下行。我渐渐下去老远了。我想，这路，其实也不难走呀。抬头望上面，却发现自己竟走了很长一段的距离，已看不到司卡史德的影子了。怪的是，那来时的着脚之处，竟都不见了，那崖头，竟似刀削般地齐整，像用利刃切过的豆腐一样。我感到心惊胆战，但好在向下看去，仍有可以着脚之处，于是我手脚并用，慢慢下行。

再下行一阵，发现那着脚之处越来越浅了，后来，竟连一点儿洼处也没了。我发现不知何时，自己已到了悬崖中部。无论向上向下，都很像刀切豆腐一样齐整了。而那悬崖的底部，仍是深不可测。我感到心惊肉跳。我想，完了，这下完了。要是摔下去，非成肉泥不可。

抬起头，看到的也是刀切般的悬崖。我想，这样子，是很难上去的。这样下不得上不得，真要命。我想，上师为啥不见了呢？莫非，这悬崖也是她化现的？但也只是怀疑，因为我发现崖壁上有小鸟在筑巢。

风从幽谷里吹来，吹到汗津津的身上，很是凉爽，也很是阴森。似乎还有方才闻到过的那种脓血臭味。我想，不管咋说，总得走呀。路虽然难走，

但再难走的路也是路。我就试探着下行。我发现自己虽然被一种很浓的梦幻感包围，手下的崖石却很实在，一点也不像虚幻的化境。我的手指也有种被磨压的疼。

继续下行，渐渐没有着脚着手之处了，身子越来越重。风也越加凌厉，起劲地鼓荡着，似要将我掀下崖去。我想，自己摔死倒也没啥，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但真是可惜了那些求到的密法。要是藏地的众生能得到那些密法多好。

我感到风的鼓荡越来越强劲，仿佛有个人在扯我的衣襟，想要将我扯下山崖。这时别说再往下了，只是固定身子不叫风刮落，便让我花费了全身的力气。我挣得一身汗水，鞋子里也流进了许多汗水，滑滑的，很难受。我努力地往下望，仍是看不到底，虽然没有一点儿雾，也没有障碍物，但我还是看不到底，可见这悬崖真的很深。

这时，一个声音隐隐传来：跳呀跳呀。

仿佛是司卡史德的声音。

我向那声音的来处望望，却看不到任何人影。

指头很疼了，指肚上已磨出血水了，周身疼得厉害。但我想，莫不是幻觉吧？

听得那声音再次传来，跳呀跳呀。

我听出了，那声音，分明是司卡史德的。

却又想，我要是看不到你的身影，我是死也不会跳的。我想，要是那声音是我的幻觉的话，我不白白摔死了？

我于是发现那谷底似乎近了，说不清是我下了一截，还是那谷底上了一截，反正我能看到谷底的东西了。我发现谷底有一洼浅水，水中爬着许多鳄鱼。那些鳄鱼都张着大口，贪婪地望着我。我看到司卡史德正站在那洼浅水中的一块石头上，四面环绕着许多鳄鱼。我觉得奇怪，想，方才她不是还在上面吗，咋又到下面了？虽觉得奇怪，但还是焦急。我想，看那样子，危险万分呢。

这时，又听到司卡史德大叫，跳呀跳呀，再不跳，可来不及了。

我听出了，这声音真的是司卡史德发出的。我甚至还看到她焦急的神色呢。我发现几条鳄鱼已经爬上了石头，嘴已经够到司卡史德的脚了。

我很想说，等等，我马上跳。我想，要是真的跳下去，肯定会摔成肉泥的，但无论成不成肉泥，都是鳄鱼嘴里的吃食。我倒是不怕摔死的，只是觉得从这么高的悬崖上跳，这事实本身就很可能可怕。

我很想再听到司卡史德的叫声。我想，只要你再叫一次，我就跳下去。可是司卡史德再也没有叫。我甚至看到她嘴角又挑起了冷笑。

我想，要是我再犹豫，肯定会失去上师了。

我想，死也罢，活也罢，跳吧。就松开手，跳了下去。

我觉得那距离也很奇怪，要说远吧，我竟能看到司卡史德脸上的表情，比如她方才嘴角浮上的冷笑。要说近吧，那下堕的时间显得很长。我觉得自己正堕向一个巨大的黑洞，耳旁风在呼呼着，身子也有失重的感觉。后来，我每次回忆起那次经历，都感叹不已。在我的印象里，那不是一次寻常的下堕，而是一次漫长的生命旅行。

我仍在堕着。我睁开眼，看到的不是上蹿的崖壁，而是万种光芒。那情形，很像头上挨了一榔头后进溅的金星。万千火星般的光在我的脑中炸开，一波一波，消失到远方了。

我想，快到底了吧？

我想，无论摔成啥样，只要上师叫我跳，总有叫我跳的理由。

就这样，我一直堕了很长时间。我不能确定我究竟下堕了多长时间，也许一个时辰，也许几个瞬间。我只记得，自己真的没有了分别心，那觉受，就跟我在大象背上被抛上抛下时一样。

#### 4. 进入空行母的坛城

我觉得自己彩云般落了下去，因为下堕到后来，我就由堕变成了飘，我轻盈地飘呀飘呀。睁开眼，发现自己早到了地面，身边围着许多女子。有

几个女子仍是愤怒地望我，但我已经不害怕她们了。我连那么高的悬崖都不怕，会怕几个小女子吗？我于是用下堕时的那种觉受望着她们，在那种觉受里，我是无忧无惧的。于是，那几个女子笑了。一个说，瞧他，脸皮多厚。

司卡史德笑道：你们不可小瞧他，别看他眼下只是灯烛之光，只要善加滋养，并加以功德之柴，灯烛之光终究会有太阳之明。他已经得到了许多妙法，原本是用不着到这儿来的，但为了缘起上的周全和殊胜，才来到此地请求开示。

我用无分别心望着一个仍在怒视我的女子，直望得她害羞地低下了头。司卡史德笑道，好了好了。你已经受了诸多的考验，到了真正的空行圣地。

话音没落，天空中出现了许多彩虹，无量无数的智慧空行母显现了出来。梵音心咒同时充盈了虚空，我听出，她们持诵的，是金刚亥母的心咒。

司卡史德笑问：儿呀，你听到了啥？

我说，是金刚亥母的心咒呀。

司卡史德笑道，非也非也，你千万不要陷于那名相的泥沼。我告诉你，我听到了啥：儿呀，我听到了哑巴在吟唱，他们发出难以言表的声音；我听到了聋子在聆听，他们听到了无法言说的妙味；我听到了瞎子在观形色，他们看到了无法畅言的妙味。儿呀，你可明白我所说的话？

我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欢喜，说道：我的上师，如是如是。你尝到了说不出的妙味法乐，你听到了无音符的大妙之声，你看到了无形的大象之形。儿子我虽然愚笨，也品出了一点儿法味。

啥法味呢？司卡史德笑问。

我说：我无眼目之欲，不知道我要看什么；我无声色之求，不知道我要听什么；我无倾诉之欲，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我说，上师呀，我更无舌尝之能，那妙味更是了不可得呀。你叫我说啥呢？

我的上师，那朗然的天空是妙色之门，那无波的大海是诸耳之声，那宝镜般朗照万物的心里虽有诸味而实无所尝呀。

司卡史德笑道，儿呀，你已在理上明白了，虽然你事上的觉悟尚需假以时日，但方向是不会错了。儿呀，来吧，进入空行母的坛城。

## 5. 清净的身教授

司卡史德问：儿呀，到这空行圣地，你想得到什么样的教诲？

我说，我想得到身语意三者最清净的教授，以成就无量的庄严功德。

司卡史德赞道，好呀，真不愧是我的儿子。她转向空行母主母，笑而求曰：我证悟了无上智慧的姐妹呀，请给我的儿子种上好的缘起。

于是，第一位空行母端来一盆清水。时辰已到傍晚，天空悬挂着一轮满月，那轮圆月映在清水之中。

司卡史德笑道：儿呀，这便是清净之身呀，虽有种种现分，而无自性。那生起种种妙相的同时，却又如水月般虚朦，儿呀，这便是最殊胜的身教授。

我说，母亲呀，这真是无上的清净教授，虽然简单，寓意却十分深远，我会永远记住这殊胜的妙法，不再执著这空幻无实的水月之身。

空行母唱道——

不期而至的客人琼波巴，你不要执著那虚幻之身。

此身假合，了无自性，像水中的月影一样虚朦。

无论是你的肉身还是本尊之身，皆如幻影并无实质。

虽然可能绚丽无比，但跟彩虹一样如光如影。

世人都执著于假合的肉身，却不知那只是四大的和合。

因为认假为真执幻为实，所以生起了种种的贪执。



由于百般恩爱遂生烦恼，烦恼掩蔽了本有的光明。

光明的起处正是那本觉，本觉当观照幻化之身。

身执是人生最大的无明，它直接导致了诸多纷争。

那战争屠杀罪恶等诸业，多是由身执生出的毒菌。

由眼贪美色生起掠夺之心，夺美人夺宫殿掠人之美。

耳听美声同样消解了智慧，无论娇声颤语还是天籁之音。

那诸多的诱惑皆从六门而入，像六个贼寇来劫掠主人。

光明的镜子因此蒙灰，再也无法照彻晴空。

身执是众生最大的烦恼，贪恋享受而放逸耗神。

修道者当以苦行为业，便是想破除身执而超升。

其实那欲破者同样执幻为实，此身本来虚幻如水中之影。

源自四大后散归于四大，地水火风消散便了无踪影。

这本来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们理上明白却事上妄行。

我们百般贪爱这境中影像，因烦恼显出了六道幻影。

胜义的身教授不仅于此，连那本尊身也如虹如影。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才算明了究竟的幻身。

你要将山河大地都视为幻化，它们也都是本尊的化现。

凡所化现无不是镜花水月，于无执中洞悉那假中之真。